

明代小說輯刊第二輯之五

弁而釵

〔明〕醉西湖心月主人著
蕭相愷校點

明代小說輯刊第二輯之五

弁而釵

〔明〕醉西湖心月主人著
蕭相愷校點

前言

這個《弁而釵》校點整理本所據底本為「筆耕山房」梓行本。分「情貞」、「情俠」、「情烈」、
「情奇」四卷，卷各五回。無序跋。首總目，題「醉西湖心月主人編目次」，或「編」字下尚有「弁而
釵」三字。總目後有圖像卅二幅，卷各八幅。正文卷端題「筆耕山房弁而釵情×紀」，除「情烈紀」
只署「醉西湖心月主人著」外，其餘各卷尚有「奈何天呵呵道人評」字樣。半葉九行，行十八字。
「情貞紀」二、五回外，各回皆有回後總評，或署「呵呵道人」，或曰「自評」。復有少量行間批。
「醉西湖心月主人」、「呵呵道人」之生平里居待考。所著小說還有《宜春香質》。《醋葫蘆》首亦有
「醉西湖心月主人」序，與《宜春香質》一樣，亦題「且笑广主人評點」，書首復有「且笑广主人」
《說原》，刻工曰「項南洲」，而其繪圖風格，則與《弁而釵》、《宜春香質》頗相同。

《弁而釵》一書出明崇禎間，這個「筆耕山房」本的梓行，也是崇禎年間的事。書中稱「國朝」，
而又有「錦衣衛」，這個「國朝」為明無疑。「由」字均刻作「繇」字，「校書」、「校場」，一律刻作
「較書」、「較場」，顯係避崇禎皇帝朱由校諱所至。在「情奇紀」第五回中，寫及匡狀元問「玉華真
人」：「國運」事，答曰：「未及此也。但開元、廣寧、遼陽一帶，將來多事耳。」問「內事」，則曰：

「雖有八千女鬼，無能為也。」接下去，作者寫道：

未幾而開元、廣寧、遼陽俱陷焉，八千女鬼，卻應在魏忠賢「魏」字上。

開元、廣寧、遼陽陷落，魏忠賢的敗破，都是天啟前後之事。在「情俠紀」中，還有「當時值多事之秋，目擊時艱」以及「不日起兵援遼」，「此去援遼，剿退囚虜，恢復遼陽」的話，皆可為書出崇禎間的證明，很可能還是在李自成勢力未張，遼東事尚有可為的崇禎初中期。

《弁而釵》與《宜春香質》為姊妹篇，都寫的同性戀，所謂「斷袖」之風。然亦各有所重。《宜春香質》重在暴露小官之無行，《弁而釵》則重在表彰鍾情而有操行的小官。論其主旨，則兩書都在抨擊日下的世風。撇開那變態的「男風」和間或流露出來的對變態性行為描繪的自我欣賞不談，這兩部書無論是語言文字、情節結構，還是思想內蘊，都有可稱道的地方，都是絕大多數「艷情」小說所難於並肩的。尤其是《弁而釵》中的「情奇紀」、「情烈紀」兩篇，更值得一讀，寫得委婉感人。清末的「狹邪」小說如《品花寶鑑》、《花月痕》等，便是由《弁而釵》、《宜春香質》之類發展而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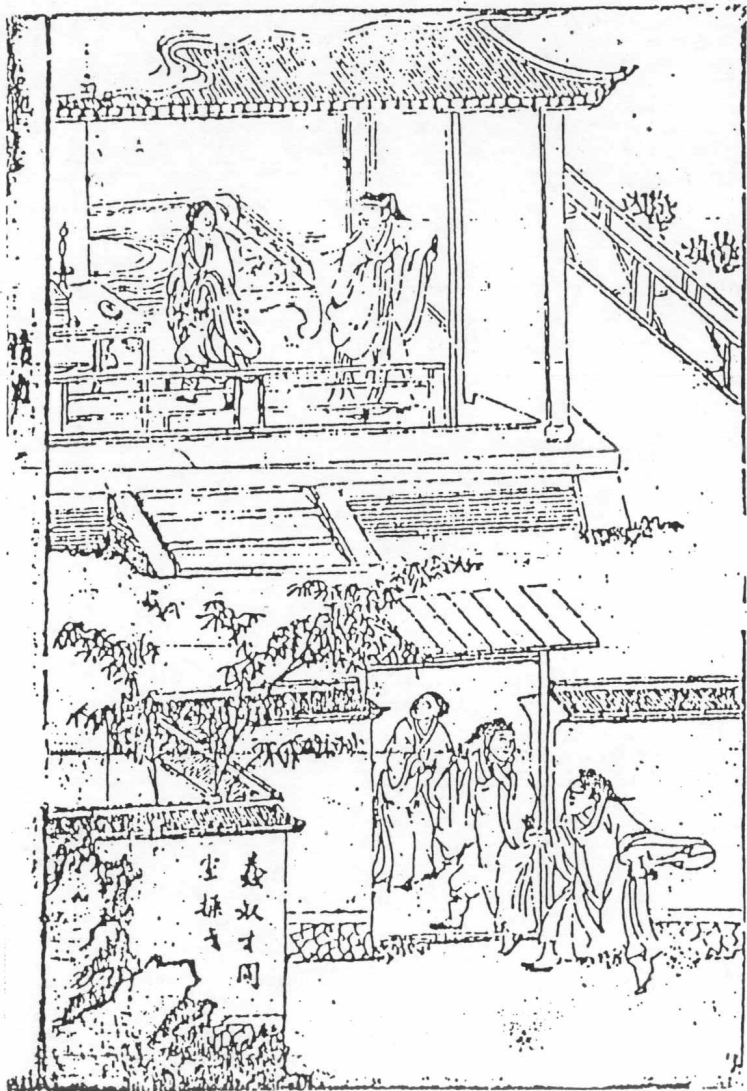
《弁而釵》的成書及「筆耕山房」本的初刻均係明崇禎年間的事，但今存的兩種《弁而釵》（一藏日本，一藏北京圖書館，為鄭振鐸舊藏）原本，文字多漶漫不清，且有斷板現象，其印行，很可能是在清初時的事。故康熙間劉廷璣《在園雜志》卷二有「近日之小說《宜春香質》《弁而釵》」云云，我曾據此估計二書出康熙間，蓋未細考之故也（參拙著《稗海訪書錄》）。日藏本、原鄭藏本不僅係同一版本，印行的時間大約也差不多，故兩書之漶漫不清處也幾乎完全一致。相較之下，原鄭藏本略清楚一些，且無抄配的書頁。此次校點以日藏本的影印件為工作底本，凡其不清處，則均用原鄭藏本補出。因兩本漶漫處甚多，工作十分艱辛，且仍有不少無法補出，這事只好留待訪得此書的另外藏本後再來完成。

蕭相愷

一九九四年六月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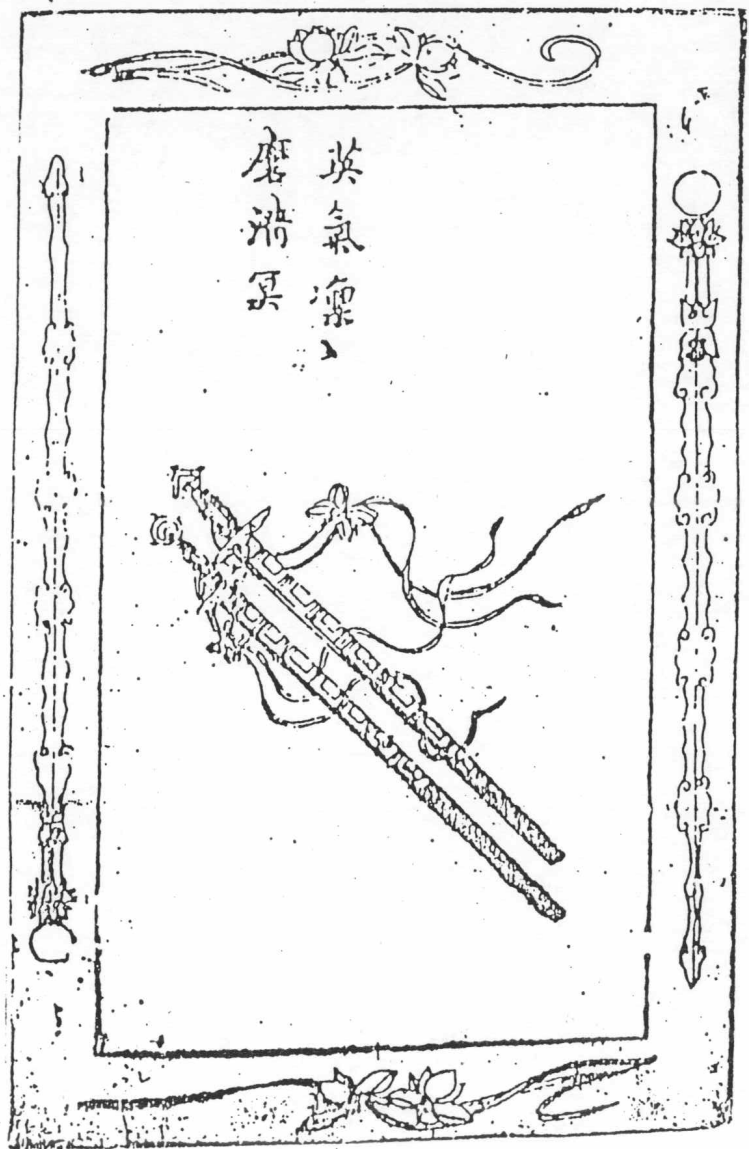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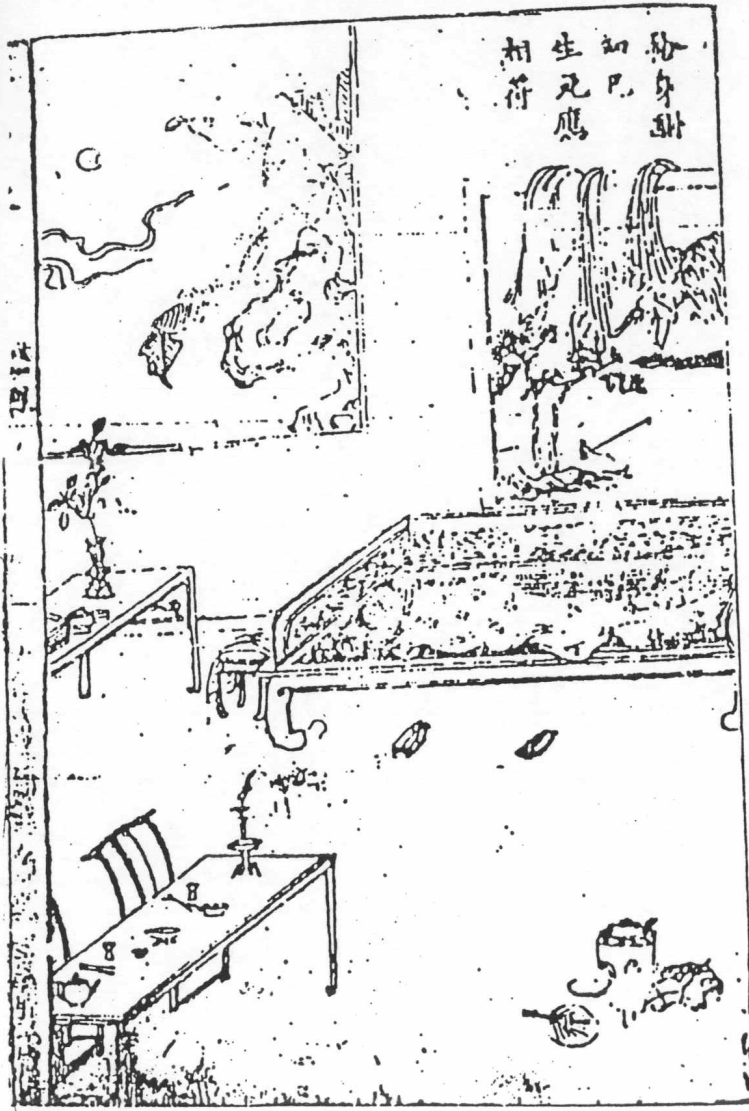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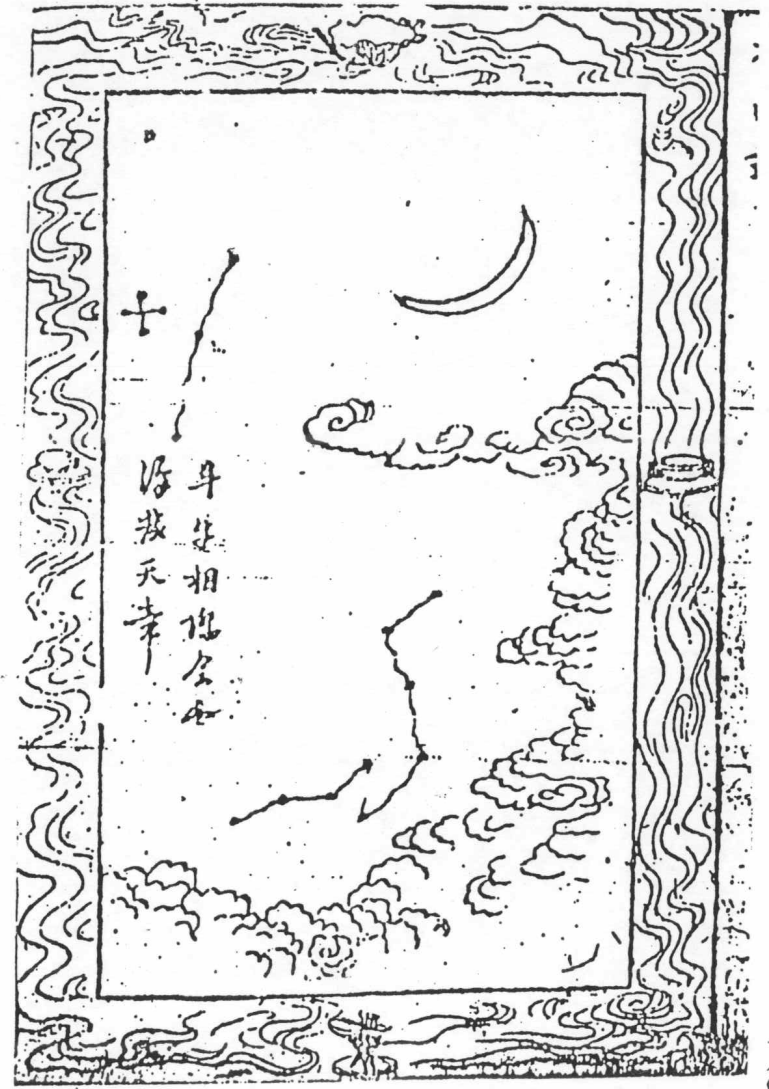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英氣凜出英雄
磨清冥力大矣







辨而釵

情

古之陳雪
後何則銀衣





